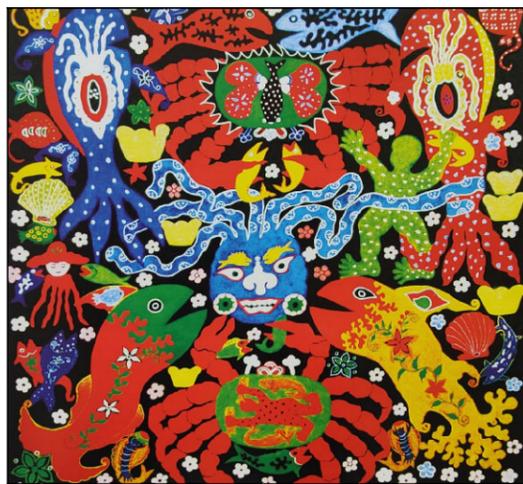


母亲的渔民画

□鲁迪



《财富满堂》



《花开四季 年年有鱼》

周末,去母亲家。聊了会儿,我说:“还记得你以前画的渔民画吗?还有那些获奖证书。”

往常,每次谈及这个话题,母亲总是兴致勃勃,有很多话。这次,她淡淡地答道:“忘了,也不知放哪儿了?”

“以前我给它们拍过照的。”我拿了母亲的手机翻看,竟一张也没有。

“很多年了,可能照片自动删除了吧?”过了一会,母亲回忆起来,说是换了手机。

我说:“那么,我再给它们拍照吧。以后你想看,打开手机便可以,方便。”

也许是我的态度,母亲站起来,去房间里找。我跟过去,打开一个个柜门,没有。过了一会,她想起来,说:“好像放在一个纸板箱里。”在门后,她抽出一个袋子,很重。我们把它搬到客厅。

画册、画卷,还有我拍的所有作品和获奖证书,做成了两本合集。我发现自己也忘了这事,看封面时间是2019年7月。终于想起来,当初是为了预防画册和获奖证书万一丢了,可以在这里找。

我说:“怎么才这些,我记得以前有个大袋子装着的。”

母亲说:“还有好多,都在老房子里,没带来。”

母亲是退休后开始画画的,先上老年大学,学了三年国画。后来社区组织居民画渔民画,推荐她去学。老师是市里来的画家。

母亲学得很认真。接下来的几年当中,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渔民画培训班,加入了县、市渔民画协会。后来,她的一些画陆续入展德国柏林·中国文化艺术周之舟山渔

民画展览、香港文化中心·中国现代民间绘画舟山渔民画展和中国美术家协会、山东省委宣传部等举办的“希望的田野·2016中国农民画作品展”等。获过不少奖,上过当地电视台。有一次,母亲获奖后请我们在高亭沿港路的夜排档吃饭。几百元的奖金,在母亲眼里,不仅仅是钱,更是对她付出的认可。

有时,母亲接到新的画画任务,本来悠闲的时光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。她会没日没夜地画,累得嘴角起了泡,饭也不做了,随便应付下。我们劝她不必这么认真,敷衍一下交个差就行。都把把年纪了,犯不着跟自己较劲。但母亲却说:“既然接了,就得认真完成。”说话时,她伏在桌上,握笔在画纸上的一笔一画细细勾勒,神色尽显庄重。

我现在回想,渐渐理解了母亲。想到自己写作时也是这样的态度,对所写的文字反复斟酌,细细打磨。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,那份看似“较真”的背后,藏着对热爱之事的执着和敬畏。

这本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上有母亲的照片和简介:2002年开始渔民画创作。2009年12月,《年年吉祥》在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中获文化厅颁发的优秀奖;2012年,作品《财富满堂》入选长三角地区中国农民画联展;2013年12月,作品《花开四季 年年有鱼》入选“丹青绘名城·笔墨抒乡情”华东六省一市中国农民画联展。我把母亲登载在画册上的渔民画都拍了下来。

她又拿出一卷国画,解开细绳,画纸卷起了细微的毛边,打开来,画没有裱,宣纸印着深浅不一的褶皱。这个应该是她早期

的作品,我小心翼翼,尽力抹平,拿着手机一张张拍摄。有些泛黄的宣纸上,花鸟相映成趣,绿竹疏影横斜;寒冬里,灼灼梅花绽放在挺拔的枝干上;池塘里盛开的荷花,仿佛纸间弥漫着一股清香。我以为,母亲把它们保存下来,也许,是想留住那些浸透着墨香的时光痕迹。

后来,有很多人向母亲讨要渔民画,她的渔民画出现在东沙古镇、别人的新房、养生店……人家一开口,她二话不说就爽快赠送。一幅画跟一篇文章是不一样的,她辛辛苦苦画成,一旦送出,手头便没有一模一样的作品。除非重新再画,又要花费好几天时间,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,实属不易。

前几天,市里的一家文体公司打来电话,说母亲的一幅画入选,打算做文创产品,要打钱给她,让她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号。刚好我进门,看了对方的信息留言,确认母亲跟他通话的内容,我又跟对方聊了几句,才放心地替母亲发了过去。

几十张照片拍完,存入母亲的手机相册里,交代以后可以去那里看。翻了母亲的微信朋友圈,空荡荡的。我说:“我把你的画发到朋友圈好吗?就是能让你加的那些朋友都能看到。”

母亲说:“好啊。”我选了9张,经她认同后,发了出去。我第一个给她点了赞。

没想到,好几个亲戚看到后,都去转发了母亲的画发在了朋友圈。看到那些带着赞叹的转发文案和密密麻麻的点赞,母亲那份藏不住的笑意,在眉眼间蔓延开来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妈妈的蒲扇

□朱晓文

夏日的酷热,像是一锅煮沸的浓汤,爱出汗的我,哪怕只是从食堂到办公室这么一小段路程,汗水便已像细密的珠帘一样,密密麻麻从皮肤上沁出来。赶紧躲到空调房里避暑,冷气扑面而来,思绪却飘得很远很远,飘回了那些没有空调却有着不一样清凉的岁月。

那时我还小,空调尚是远方奢侈的幻想,家里只有一个吊扇悬于屋顶,每天嗡嗡地旋转着,徒劳地搅动着沉闷的空气,有时还得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,像是在跟我们诉说它的力不从心。每到吃饭的时候,我们坐在桌前,妈妈手中的蒲扇就忙碌起来,自己吃一会,就顺手拿起蒲扇给我和弟弟扇几下,刚放下,又发现汤还冒着热气,立马扇着汤降温。那扇子仿佛有灵性,一下下摇着,风便从我们脖颈处、后背上温柔地拂过,像是在这酷暑中凿开了一道清凉的缝隙,每摇一下,都能带来片刻的安宁。

待到傍晚,晚饭过后,暑气稍歇,妈妈便搬了钢丝床到大门口。月光如洗,倾泻于胡同里,青石板上浮动着淡淡的光影,房后不远处的池塘里,蛙声高低起伏,奏着夏夜特有的摇篮曲。

妈妈撑开小马扎,与邻居们闲谈着家长里短,我、弟弟则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追逐嬉戏,玩累了,就一起躺在钢丝床上,边听大人们聊天边启动睡觉模式。这个时候,妈妈手中的蒲扇就像生出了一条绳,在我 and 弟弟上方缓慢而持续地摇动,除了可以带来一阵阵凉风,还可以驱赶嗡嗡乱叫的蚊子。

在这不疾不徐的凉风里,我常睁着眼睛望着天空,小小的脑瓜里,时而想着各种神话故事发呆,时而天马行空自己编一堆故事在脑子里预演。皎洁的月光从枝叶缝隙里筛下,碎银般洒在脸上,偶尔还会有萤火虫提着微绿的小灯笼幽幽飞过。爸

爸妈妈还有叔叔婶婶、大伯大娘们的欢声笑语,朦胧地交织在一起,像一层薄纱覆盖着我,安然入睡,连梦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气息。

在蒲扇清风围拢的小小空间里,妈妈用她的方式,守护着我和弟弟长大。她也教会我如何在内心筑一道安宁的墙,来抵挡这尘世的喧嚣和浮躁。

如今,电扇早已换成了空调,清凉来得如此容易。我却始终珍藏着一把老旧的蒲扇,扇边略有磨损,扇柄也磨得光滑,但它是从逝去的岁月里打捞起的信物,里面藏着我恬静和快乐的童年。偶尔在夏夜,我还是会取出这把旧扇子,躺在儿子身边,轻轻为他摇动,听他兴致勃勃地讲恐龙。

长大后才明白,妈妈这一脸宠溺、不知疲倦地摇动着手里的蒲扇,摇出的不只是驱散炎热的凉风,也是流过我生命中无尽的暖流。